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召南鵲巢弟二注齊說曰周南召南聖人所在韓說曰其地在

南郡南陽之間疏

周南召南聖人所在者焦延壽易林大過之頤文下云德義流行民悅以喜言皆文王轄

治之地得兆民和也此齊說蓋文王先有周南後有召南其名
爲召南者以召公所撫定也大雅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嗣國百里是召公之闕召南在文王受命後矣文王稱王
明見尚書大傳非獨詩人言之召公之在召南位在諸侯之上
所任者牧伯之職文王或不仍西伯舊稱方言又云眾信曰諒
周南召南衛之語也蓋召公自周南境內闢土而南直抵衛境
與紂都相鄰諸侯慕義來歸如嬰孺之投慈母文王無敵之師
終身抑而不用宜孔子稱爲至德也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者
水經注江水篇引韓嬰敘詩文言秦拔郢郢以漢南地置南郡
又引逸周書南氏二臣分爲二南國與周召二南無涉以地理
經文參證之韓敘指召南疆域也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荊門
州襄陽施南宜昌三府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境周南詩
有汝墳是其境至汝周南東北卽召南西南也據水經注夏水
江水篇江汜在江津豫章口與楚詞合江沱在枝江與漢志合

寺三

召南

皆在南郡境內行露召南申女作申國在南陽郡宛縣知此文
爲召南敘無疑羔羊篇標有梅篇毛序皆云召南之國殷其雷
篇云召南之大夫是毛非不知有召南國詩國風疏召公分治
而託名大序公然作僞不知是何居心也詩國風疏南國後其
地所爲詩及非召南人詩而其詞歸美召公者皆在焉野有死
麕何彼穠矣二篇西都畿內之詩因召公分主陝西亦從附錄
鵲巢疏毛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鄉
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南齊書五行志云鵲巢夫人
之德也三家無異義國君者南國諸侯時皆服屬於周而自治
其國不能知爲何國也文王受命稱王召公分治南土政教大
行歌詠斯起後人就地采詩別爲召南蓋猶是南國旣在召公
分治後卽不能不以諸侯之風目之所謂諸侯之風有異於周
南王者之風者以此毛序國君語意亦非指文王酒孔疏云文
王之迎太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
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
位致之爲難夫未爲諸侯卽不當言國君何爲因後日召南諸
侯之風而言之繼世爲諸侯卽不當言積累以致爵位何爲因
爵位致之爲難而言之設詞大爲難通陳奐疏又云關雎麟止
王者之風故曰后妃鵲巢騶虞諸侯之風故曰夫人后妃夫人
皆謂大姒是一文王而忽王者忽諸侯一大姒而忽后妃忽夫

人事理亦殊不合釋文云周南是先王之所以教聖人之深迹
召南是先王之教化文王所行之淺迹同一先王教化何故迹
有淺深此皆牽就舊文不求通貫明知其非是而故亂之者矣
御覽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云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
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
巢五日白駒今琴操鵲巢亡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注齊說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

因成事天性如此也疏傳興也鳩鳩鳩結鞠也鳩鳩不自爲巢

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鳩鳩因鵲成巢而居
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
燕寢也○鵲者說文易下云誰也象形誰下云篆文易翰下云
翰鶯也鶯下云翰鶯山鵲知來事鳥也廣雅釋鳥鵲鵲也淮
南記論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大射儀鄭注引作鴉鵲高注乾鵲
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卑巢於
木枝人皆採其卵故曰不知往也是山鵲乾鵲鵲鵲鵲鵲鵲
一物數名音轉字變卽今俗稱喜鵲鵲以至此也孔疏引詩推
度災文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者月令疏引詩緯作復之
月鵲始巢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淮南子天文篇曰冬至鵲始加
巢是巢在復之月也箋冬至架之架加文同至春乃成故此言
始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又五日鵲始巢

鵲不始巢國不宦與此不同者彼以架巢至遲之候言過此不
架則爲災也云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者毛傳鳩鳩釋鳥鳩
鳩結鞫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西山經南山鳥多尸
鳩郭注尸鳩布穀類也呂覽仲春紀鷹化爲鳩高注鳩蓋布穀
鳥釋文埤蒼云鳩鳩方言曰戴勝謝氏曰布穀類也諸說皆未
詳布穀者近得之愚案鳩爲布穀諸家初無鳩詰今布穀鳥南
北多有小兒聆聲能識其不居鵲巢甚明崔豹古今注鳩一
名鳩鳩嚴粲詩緝李時珍本草綱目毛奇齡續詩傳鳥名陳啟
源毛詩稽古編皆謂鳩鳩卽今之八哥喜居鵲之成巢是也鵲
性好潔鳩鳩伺鵲出遺汗穢於巢鵲歸見之棄而去鳩鳩入居
之又鵲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則鳩鳩居其空巢吾鄉諺云阿
鵲蓋大屋八哥住見窩謂此眾經音義十八鳩鳩似百舌荆楚
歲時記五月鳩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今
南方人猶喜弄之是八哥卽鳩鳩鳩卽尸鳩古者鳩鳩不踰
沛北方罕見此鳥故多以爲不祥因悟古人呼尸鳩爲布穀實
卽八哥布與八穀與哥皆雙聲字高郭北人聞南方呼八哥以
爲卽是布穀又無解於催耕之布穀異物同名云類云蓋皆存
疑莫定之詞或以爲化生則吾無能知之矣文心雕龍比興篇
尸鳩貞一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夫風人罕譬但取
一端不關全體鳩居鵲巢以喻婦道無成有終之意推度災謂
鳩鳩因成事最合詩旨必謂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注魯說曰車
象夫人之貞一其失也拘矣

一兩爲兩兩相與爲體也又曰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

隻亦稱爲兩三家說曰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又

曰御侍也疏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

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車一至體也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應劭風俗通義文車有至爲兩書牧誓序

疏引風俗通文兩相與爲體也者凡物得耦而成體者謂之兩

一車必兩輪而後行否則車體不具故云兩相與爲體也說文

兩从一兩平分錢二銖爲兩幣二端亦爲兩竝以耦爲名媒氏

無過五兩注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

其配合之名車亦娶禮所用故不言百車而言百兩車有兩輪

故稱兩又引見後漢吳祐傳注履亦稱兩者齊風葛屨五兩是

也百兩總言其多此國至車也鄭康成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

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棧則士妻始嫁乘夫家

之車也又引此詩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講牀

士引註趙五辟購此孔疏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箴膏肓又云

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據

此鄭初解詩以百兩爲夫人家車三家義也夫人乘家車則侍

從者亦乘夫人家車可知御侍也者廣雅釋言文釋文引王肅

魚據反云侍也與廣雅合知王肅用三家義華嚴經音義引蒼

頤篇侍從也論語先進皇侃疏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訓御爲侍謂眾賸也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賸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其義也傳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鄭依毛作訓又以爲良人迎車與箴膏育異案國君夫人自乘其家之車故首章爲從車次章爲送車正取與禮證合且詩以鳩喻之子百兩之御將成與上居方盈相承爲義自當併屬之子說若以首章爲婿車與喻意不貫知三家義優矣皮錫瑞云儀禮鄭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曰云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者案宣公五年冬左傳云云以此鄭箴膏育言之則知大夫已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育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據賈疏以箴膏育爲取三家竊疑齊魯詩久亡唐時惟韓詩存賈氏不明引韓詩而統言三家者因其與毛詩不同未必別有明證何劭公作膏育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是今春秋公羊說無大夫以上嫁女自以車送之說矣鄭云禮有反馬之法是據古春秋左氏說孔賈二疏皆申鄭義孔廣森公羊通義劉逢祿箴膏育評皆略同孔疏與何君義違惟陳立公羊義疏曰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爲婦人

自乘其車之證何知婦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七禮如三月廟見諸節皆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錫瑞謂陳說中何近是反馬之說不見於他經蓋出於古文左氏說據何鄭兩義可以攷見今古文駁異之一端三家詩皆今文當與今春秋公羊說同不當與古春秋左氏說同賈疏以箴膏肓爲取三家似與漢人今古文家法未合若鄭君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雖說稍不同皆自以其車送之非夫家之車皆有反馬之禮與何君云禮無反馬異也愚案鄭注昏禮在未見毛詩前故賈定箴膏肓爲取三家既無明證定爲何家故統言之劭公意在難左不關詩旨公羊與三家雖同一今文學容有異說卽三家已不能悉合也釋禮之旨女乘家車明不敢自安爲婦三月之後返自壻家以示永爲夫婦林註與三月廟見之禮相成陳以乘夫家車爲帥女從男知其一不知其二又謂何知婦車不在百兩之中似又依違其說矣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疏傳方有之也將送也○說文方併船

也引申之物相併皆謂之方鄉射禮注方猶併也或訓竝或訓比皆引申義此方之亦謂比竝而居之釋言將送也孫炎注將者行之送也淮南詮言訓高注將送也此詩魯義亦當訓送孔疏引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詩三衣履長袍

送之凡大國雖公子亦上
鄭送之是將之之義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注齊說曰以成嘉福

疏傳盈滿也能成百兩之禮也箋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子

滿器也引申之物滿至不能容皆謂之盈視方之義進以成嘉

福者易林節之賁云鵲巢百兩以成嘉福謂夫人有此嘉福用

百兩之禮以成之也孔疏箋以御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

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案之者夫人則成之

是成夫人非謂能成百兩之禮箋意與易林合知鄭參用齊詩

義也左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

杜注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案

臣道與妻道一也故取爲喻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疏毛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

酒鄭注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案不失職者助祭祀是國

君夫人之職能供祭祀是不失也射義士以采芣爲節采芣者

樂不失職也此言士當不失職事故射以采芣爲節由此詩不

失職之義推而用之射禮鄭注樂不失職者謂采芣曰被之儻

僮夙夜在公仍舉詩義明之與鄉飲酒注義同三家無異義王符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繁怨疑繁是蘋之譌彼詩宗室闕下言嫁女祭於宗室故背宗族則因以致諷說自可通或是彼詩魯義與國雖騶虞魯說同若采繁詩義無一語及宗族知其誤也陳氏喬樞以爲此詩魯說非是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注

齊芣作繁

疏

也于於沼池沚渚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來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苻菜也之事祭事也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蘊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于以者箋猶言往以也馬瑞辰云釋詁爰粵于也又曰爰粵于於也凡詩言于以猶言爰以粵以皆語詞箋訓爲往以失之案馬說是也釋文芣本亦作繁案射義作繁是齊詩芣當爲繁與毛亦作本同釋草繁蠡蒿又云繁由胡繁繁通用字左隱三年傳疏引陸璣云凡艾白色爲蠡蒿今白蒿也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由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二月榮蘆采芣戴德傳蘆菜也芣遊胡遊胡者芣母也芣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廣雅釋草芣母旁勃也旁勃卽旁勃說文沼下云池水沚下云小渚曰沚詩曰于沼于沚釋名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孔疏白蒿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出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胡承珙云爾雅翼

謂藜藿蒿生澤田沮洳之處我卽古之藜藿經又云白蒿蓬也
生中山山川澤然則藜蒿水陸皆有通可名藜故爾雅又云藜之
醜秋爲蒿也愚案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藜云藜蒿
者今陸生艾蒿辛蒿不美云藜由胡者今水生藜蒿辛蒿而美
云藜之醜秋爲蒿者通水陸二種言詳李時珍本草綱目此藜
是水生藜蒿故曰采於沼沚也箋云以豆薦藜菹之說齊義如此
訓合大戴禮學與齊詩同源以知此豆薦藜菹之說齊義如此
而鄭用之醜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祭之事夫
婦親之祭統夫人薦豆是其義矣公侯之事者謂祭公侯之事
藜雖微物亦供祭祀左隱三年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藜
藜蒞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又云風有采藜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杜注采
藜采蘋義取於不嫌薄物文三年傳詩曰于以采藜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沚之藜至薄猶采以
共公侯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采藜
曰小國爲藜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注詩召南義取
藜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穆叔言小國微薄猶
藜菜釋此詩義竝同可羞於王公疏云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
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泂酌論天子之
事是羞於王采藜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案後說是也公侯謂
已往之公侯享祭者非生公侯知者下文公侯之宮是公侯廟
寢則此公侯亦非生者也杜云薄物可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

厚是謂薦公侯而享之亦以此詩公侯非生公侯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注魯說曰廟寢總謂

之宮

疏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廟寢總謂之宮者蔡邕獨斷文下引此詩公侯之宮爲證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推尊周魯二公廟稱不同其餘武宮揚宮之屬竝以宮稱以此例之是諸侯廟謂之宮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月令鄭注前曰廟後曰寢孔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隸僕賈疏寢廟大况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後漢明紀李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爲名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注三家僮僮作童童

魯韓說曰童童盛也齊說曰夙夜在公不離房中疏傳被首飾也僮僮竦

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澆饋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釋文髮本亦作髻孔疏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

詩三家義集流卷二召南

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禘注云被禘讀爲髮鬻古者或剔
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紵爲飾因名髮鬻焉此周禮所謂
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鬻
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纒笄少牢云被錫纒笄并有
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鬻之文同故知被是
少牢之髮鬻同物而異名耳陳奐云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
之首飾編髮爲之彼傳以副爲首飾則副與被同物副用編髮
被亦用編髮編髮卽周禮追師之編次也鄭改少牢被爲髮又
讀詩之被爲髮鬻之髮髮鬻婦人常服后夫人副雖用編髮作
成與髮鬻制相似然亦不以髮鬻爲從祭之服鄭注追師及士
皆少牢以髮鬻爲周禮之次而非后夫人從祭之服也箋
詩與注禮又不合愚案鄭以此詩之被卽少牢之被錫讀爲髮
鬻士昏追師之次亦卽髮鬻箋詩與注禮非不合陳謂被卽是
副副用編髮爲之卽追師之編次誤編次爲一物案追師掌王
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
祭祀賓客賈疏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
次則次未嘗非從祭之服又鄭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
飾其道象若今步紵矣服之以從王祭祀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
也謂其義與加飾如今步紵矣服之以從王祭祀之言覆所以覆
首也謂其義與加飾如今步紵矣服之以從王祭祀之言覆所以覆
首也謂其義與加飾如今步紵矣服之以從王祭祀之言覆所以覆
桑也謂其義與加飾如今步紵矣服之以從王祭祀之言覆所以覆
之所謂髮鬻服之以見王云云

鬋髮者謂髮也髮之長者謂髮也髮之短者謂髮也髮之長而垂者謂髮也髮之短而垂者謂髮也髮之長而垂者謂髮也髮之短而垂者謂髮也
髮爲之此毛誤也副若止是編髮不得卽謂是盛飾與禕之盛
衣相稱理至易曉若追師副編次是一物但言副不言編次可
矣古書簡要用繁文廣雅釋器假結謂之鬋變副爲鬋後漢
東平王蒼傳李注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紛副編澗爲一事
其誤自毛傳敗之非鄭君據時制一剖析詩禮古義竝就湮
廢矣童童盛也者廣雅釋訓文王念孫云僮與童通童童爲盛
葢本三家釋名童童也其貌童童然也蜀志先主傳云有桑樹
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葢藝文類聚引作幢幢張衡東
京賦樹羽幢幢皆謂盛貌童童僮僮古同聲而通用愚案射義鄭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七

注亦引作童童據此僅僅三家竝作童童說文夙早敬也从夙
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聲此
夙夜本義詩夙夜二字連讀猶言早夜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
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早夜未旦之詞與此夙夜義合
馬瑞辰謂詩言夙夜不一有兼指朝暮言者陟帖行役夙夜無
已之類是有專指夙興言者此詩夙夜在公及它詩豈不夙夜
夙夜敬止庶幾夙夜我其夙夜莫肯夙夜是其說是也在公猶
言在廟不離房中者易林大過之小過文特牲迭言主婦盥于
房中洗爵于房適房反于房少牢亦言主婦興入于房與此房
中同義足證在公爲從祭於廟也釋訓祁祁徐也此魯說與毛
義同說文徐安行也韓奕傳亦云祁祁徐靚也與此
祁祁訓同薄言還歸者祭事畢則夫人歸於燕寢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愷愷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劉向說
苑君道篇文與毛序異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子序

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與說苑好善道義合是詩爲好善作故趙孟問子展之賦卽美
爲民之主又自謙不足以當君子也在民上之人好善見君子
而心降故以不忘降爲美德若妻見君子而心降禮固當然何
足稱美且與在上義亦不合以此知魯說最古文選劉孝標廣
絕交論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以蟲之同類相
從喻友之同道相合正用魯說徐幹中論法象篇良霄以鶉奔
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
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又就好善推演其義
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注魯韓說曰嘒嘒鳴也趨趨跳也魯說曰

草蟲負蟻蟻阜螽蟻疏傳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

子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
呼○嘒嘒鳴也趨趨跳也者廣雅釋訓文草蟲負蟻者釋蟲文
郭注詩曰嘒嘒草蟲謂常羊也案月令蟲螟爲害蔡邕章句作
蚤螟是蟲蚤古通用詩作草蟲爾雅作草蟲郝懿行謂詩變文
以韻句是也孔疏引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
茅草中郝云如陸說蓋今之青頭郎大小如蝗而色青卽蝗類

未聞能鳴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子濟南人謂之聒聒並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綠色比蝗盛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愚案郝說卽今之烟烟也以爲草蟲近之常羊未聞最螿螿也者亦釋蟲文郭注詩曰趨趨最螿最螿或作最是阜最同字據爾雅釋注魯詩作最孔疏引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蚤子兖州人謂之騰是李陸皆以阜蚤爲蝗案說文蚤蝗也蝗蚤也螿自螿也未嘗以螿爲蝗明螿蝗是二物且阜蚤爲自螿草蟲爲負螿負阜同音字負之爲阜猶蚤之爲蟲凡蟲鳥草木之名或是變文或緣音轉初無定字草蟲阜蚤同類故草蟲鳴而阜蚤跳從之以喻聲應氣求之義若阜蚤是蝗與草蟲非類何得聞聲相從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注魯仲作懣魯說曰懣

懣憂也齊作冲

疏傳仲冲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美

懣字賈與父母慈心衝衝然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君子謂善人

懣懣憂也者廣雅釋訓文臧庸云仲冲三家詩必有作懣懣者

愚案楚辭雲中君王注懣懣憂心貌張王訓義並合據此魯作

懣懣羅忘哀時命心煩冤之懣懣亦用魯義鹽鐵論論誹篇引

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桓寬所引乃齊異文冲亦既見止亦

常爲冲俗消說文冲亦涌搖也心之憂勞似之也

既覲止我心則降注魯觀作遘疏

傳止辭也覲遇降下也箋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覲謂

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覲精萬物化生○魯覲作遘者釋詁遘遇也邢疏引草蟲曰亦既遘止陳喬樞云邢疏所引必據爾雅舊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遘爲正愚案說文遘遇也覲遇見也上言見下不當複言遇見魯詩作遘義長止詞也釋言降下也後漢東平王蒼傳引詩我心則降李注降下也說文奔服也从久牛相承不敢竝也降奔字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覲止

我心則說疏

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驚也惓惓憂也說服也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驚采者得其所欲得猶

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南山山之在南者與采蘋南澗同卽目興懷非有指實毛謂是周南山說者遂以終南太一也當之非也釋草蕨驚說文蕨驚也釋文俗云其初生似驚脚故名焉是驚不當從草郝懿行云蕨菜全似貫眾而差小初出如小兒拳故名拳菜其莖紫色故名紫蕨愚案今京師每用供客以夷齊窮餓所食更其名曰吉祥菜詩言蕨菜至微以其可食尚不憚登山之勞以采之况善人有益於我甚大豈可不求見乎故未見則憂既見則說也說文惓惓也詩曰憂心惓惓眾

經音義四引聲類攷短氣貌也釋訓攷愷憂也單言曰愷重言曰愷愷憂之至也說文說說釋也中心喜說而釋然靜女篇說憫女美鄭讀憫爲釋說釋卽說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疏

傳薇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孔疏引陸璣云山茶也戴侗六書故引項安世

云今之野豌豆也菀葉花實皆似豌豆而小莢可灌蜀人謂之小巢菜豌豆謂之大巢釋草薇垂水郭注生於水邊案薇是山菜故須陟山采之夷齊作歌亦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或謂生山間水邊不害爲山菜然於登陟而采之義未合雅廣二名不當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泥視

魯說曰夷悅也喜也

疏

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夷平也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傷

悲較憂義進極言其誠夷悅也者釋言文郭注詩曰我心則夷較毛訓平義進魯詩訓也夷喜也者楚詞九懷羨余術兮可夷王注詩曰我心則夷夷喜也喜悅義同詩降說夷對上憂傷悲言夷訓喜悅尤合釋詁悅服也郭注謂喜而服從降服義同是降亦悅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疏

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

儀禮經組紉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遊豆菹醢
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
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鄉飲酒鄭
注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案射義采蘋樂循法也
鄭注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
循法度以成君事也彼言射禮樂章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是取
以循法爲節之義亦由此詩卿大夫妻能循法度之義推而用
之據射義毛序作循鄉飲酒注能修其法度之修當爲循字傳
寫之譌古書循修字多相亂困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云齊詩
先采蘋而後草蟲陳喬樞云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
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蘋三篇同奏是知古詩
篇次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前三家次第容與毛異曹說非無據
也愚案曹氏卽本儀禮爲說三家皆同不獨齊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注韓說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

傳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古

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
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

詩三家庭集流

卷二 召南

十

以成之故舉以言蘋之實也藻之言潔也婦人之行尚柔
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者釋文引韓
詩文藻誤藻盧文昭云王應麟詩攷引韓詩藻作藻當據以改
正今從之說文無蘋字實下云大萍也據此實正字蘋俗字鄭
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皆舉字形以見義是鄭所見本蘋
作實古從賓從頻之字多相亂釋草萍萍郭注水中浮萍江東
謂之藻音瓢又曰其大者蘋郭注詩曰于以采蘋爾雅以蘋爲
大萍與說文合卽韓所謂沈者其浮萍卽韓所謂浮者今之浮
藻是也爾雅翼云蘋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
而漂浮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瓢卽小萍也蘋亦
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藻藻形似致誤埤雅引韓詩亦
作浮者曰藻遂謂藻出水上非也李時珍云蘋莖細於萑荻其
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
中拆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說文無濱字瀕下云瀕水
厓人所實附顛蹙不前而止從頁从涉據此瀕正字濱俗字宋
書何尚之傳袁淑書曰舍南瀕之操尚之宅在南瀕寺側故書
曰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瀕之瀕也足證詩古本濱作瀕
說文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是鄭所據詩本
作藻藻下云藻或从深箋藻之爲言澡也是鄭所據詩本作藻
左隱三年傳蘋蘩蒹藻之菜杜注蘊藻聚藻也說文蘊積也積
聚義同亦一聲之轉聚言其叢生之狀也齊民要術引陸璣云
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鷄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

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麵糲蒸爲茹佳美荆揚人飢荒以當穀食愚案葉如鷄蘇者舟行小河中常鉤得之莖連綿長數尺在水底有根說文所謂著牛藻也牛藻葉大故別之曰蒼葉如蓬者今人盆盎中貯水多蓄之藻生可玩無根易活俗謂之絲草蓬茸水中不生水底左傳所謂蒹葭陸所稱聚藻也二種人竝不食古今之異說文潦雨水大兒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曰潦行潦也河酌毛傳行潦流潦也足證行潦二字相連爲義行之爲言流也雨水流行滄蓄汗下之處其水無原故曰行潦其滄蓄處則謂之潢汗左隱三年傳潢汗行潦之水杜注潢汗滄水周語韋注大日潢小曰汚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萍傳湟下處也湟訓水名卽潢之借字詩無潢汗之文左傳取與行潦相配爲義蓋但有行潦而無潢汗不能生物夏正是其明證傳文非虛設也孔疏行者道也潦雨水也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案行雖有道義但有潦可采孔疏非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注魯說曰方底曰筐員底曰筥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注韓湘作鷓鷩說曰鷓鷩也疏傳方曰筐圓曰筥湘錡無足曰釜箋亨蘋藻者於魚清之中是錡羹之芼○盛之者

盛黍稷也言盛卽知是黍稷者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

詩三家義集流 卷二 召南

是盛爲黍稷在器中以祀之專義筐筥又是飯器與它處泛言者不同鄭箋云其黍盛蓋以黍稷專言蘋藻於詩義不備也昏義鄭注亦云其齊盛用黍疏云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據此知盛不屬蘋藻言說文匡飯器筥也或從竹筥筥也筥一曰飯器容五升籩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曰籩籩即筥之異文廣雅籩籩也籩即筥之異文今楚俗謂撈飯竹器爲籩筥即是筥也毛傳方曰籩圓曰筥許書不言疑傳說非是淮南時則訓高注方底曰籩員底曰筥足證籩筥之異止是底有方員今世筥名不異籩隨地有之底方上員猶存古製矣韓湘作鶉者漢書郊祀志鶉亭上帝鬼神師古注鶉亭一也鶉亭煮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鶉之惟綺及釜陳喬縱云鶉爲古烹餼字下亭乃古亭祀字也音香丙反服虔音義云以亭祀上帝也正釋亭字師古以鶉亭爲一非是陳壽祺云說文無鶉字鬲部鶉煮也从鬲羊聲玉篇鶉式羊切亦作鶉鶉同上廣韻鶉亦鶉字集韻十陽鶉或作鶉鶉類篇鶉或作鶉鶉是說文鶉字即韓詩于以鶉之之異文鶉餼也者廣雅釋詁文正用韓說說文餼大熟也左桓十四年傳疏餼是熟肉鄭箋亨蘋藻者於魚滷之中本昏義爲說魚爲俎實故須餼熟言鶉之則魚自在內不須焜文也不用它物者鄭以爲魚蘋藻皆水物陰類於婦人教成之祭爲宜此告事非正祭說文綺組鑄也江淮之間謂釜曰綺鋸下云鋸或从吾廣韻鋸鋸不相當也方言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綺注

云或曰三脚釜也案釋文亦云錡三足釜也釜是三脚不相當對故謂之錡錡方言注是也錡从奇聲亦取不偶之義爲形聲包會意字說文敲三足鑊也錡敲疊韻故又轉爲敲說文釜鑊鑊屬釜下云融或从父金聲鑊鑊以釜經典融釜通用毛傳無足曰釜今人家常用之器俗呼曰鍋說文副下云奈名土釜曰副从甬平聲讀若過因誤爲鍋矣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注韓齊作齋韓說曰

齋好也疏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

宮鈞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皆

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

司爲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益

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

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棗盛益以黍稷○說

文奠置祭也从酉酋酒也下其刀也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

停久也引申其義凡祭而設酒久停置之皆謂之奠奠之必於

宗室者教於大宗之室則奠祭於大宗之廟也左襄二十八年

傳奠諸宗室寅與說文置祭之置同卽詩所謂奠矣昏義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

順也禮文與詩相表裏知齊說同士昏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與昏義文同宮室皆廟也獨斷廟寢總謂之宮是宮爲廟也洛誥王入大室禘馬注大室廟中之夾室魯公廟稱世室是室爲廟也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楚宮謂宗廟也作于楚室傳室猶宮也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知廟得通稱宮室蓋祖廟未毀則於女所出之祖廟教之女出於君之高祖則教於高祖之廟出於君之曾祖則教於曾祖之廟若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毀則此女與君絕屬就繼別大宗之廟教之此禮之不得不然非意爲輕重厚薄也教於女所出之祖廟迨教成而祭則亦於其廟也士昏禮昏義鄭注兩解宗室一云宗子之家一云大宗之家訓室爲家疑皆非是若如其說詩言宗室牖下傳言眞諸宗室義不可通白虎通嫁娶篇云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祿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案內則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嬪媿聽從於嫁前三月更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爲一時則天氣變物有成故學足以成也總麻舉五屬最疏者是與君有屬皆就公宮教之可知至其廟既遷就大宗教之者宗子收族宗婦又主教女之事也昏義注宗室宗子之家也孔疏鄭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

教之案士昏禮鄭注明言宗室大宗之家孔偶有不照賈疏小宗不就之教者小宗卑故也其說允矣白虎通又言大夫士皆於宗室知亦是教於宗子之室與彼說合鄭云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詩云闕下故孔疏云此言闕下又非於壇知是大宗之廟也說文闕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莫必於闕下者胡培暉云大夫士宗廟之制室在中有東西房房室皆向堂開戶房有戶無闕室則戶闕俱有戶在東闕在西故以戶闕間爲尊位愚案論語王孫賈章皇侃疏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闕士昏禮納采用雁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鄭注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詩人故受其禮於廟廟席西上右設几案戶西近闕言西上則就闕下布席雖無闕下明文其禮神於闕下甚明司几筵賈疏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故此右几也主人徹几改筵東上然後迎賓於廟門外納吉納徵請期如初禮及初昏壻至門外女父復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告神以此推之神事不同廟制則一教成祭祖亦當是西上右几故云闕下也司几筵云筵國賓於闕前左形几其諸侯祭祀右彫几不言闕前以通禮故略之闕前闕下其義同也說文誰何也釋詁尸主也言何人主此祭也設爲問答之詞詩例多有之韓齊作齋者玉篇女部齋下云阻皆切有齋季女引詩齊作齋是據韓詩齋好也者廣雅釋詁文正用韓說說文齋材也從女齊聲亦謂女之材者與好義近馬瑞

辰云左傳晉君謂齊女爲少齊蓋取齋好之義古文渝借作齊毛遂以敬釋之耳說文季二稱也季女少女卽大夫妻猶稱女者明是未嫁之詞已嫁則爲主婦助夫氏之祭不得言尸之矣必女尸之者惟大夫以下則然知者昏義鄭注君使有司告之孔疏此約雜記毀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案祭禮主婦設羹將嫁時先使習之推本言之知其必能循法度以成婦禮也召南大夫之妻娶異國之女推其在家教成而祭之時而言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正釋此詩濟阿蓋季女所居蘭或季女之姓惜古義就湮莫可尋究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注魯說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又曰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

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又曰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又曰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齊說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

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故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又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

業牢

陳喬樞云業牢是築罕之講穀梁莊二十九年傳民勤於力則功業罕可證

爲民愛力不奪須

與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韓說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家給人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又曰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

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疏毛序美召伯

明於南國箋召伯姬姓名爽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
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召公至之詩史記燕召公世
家文西方謂陝以西鄉邑召公舊封淮南繆稱訓召伯以桑簋
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與此云各得所無
失職合彼但言百姓此更兼及侯伯明方伯職尊其統屬有侯
伯也詩曰至畿哉劉向說苑賁德篇文所稱傳魯詩傳也云周
召分主二陝者與公羊隱五年傳文合何休彼注陝在宏農陝
縣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
南二十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
陝所立以別地里白虎通封公侯篇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
面八百四十國矣謂周召分治各得四州之地有八百四十國
也云召公述職者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明召公因入朝
得至其鄉邑也詩曰至下也楊雄法言巡符篇文又先知篇云
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公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竝以爲召公述職事與劉說同燕召至作也應劭風俗通義一
文云與周同姓者以召公非文王子史記燕世家漢書人表竝
云召公周同姓據應說知聽訟棠下事在成王時又淮南記論
訓高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王符潛夫論愛日篇邵

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案下而致刑錯忠貴篇周公東征復世追
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王充論衡
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高及二王皆
用魯說者也召公至有之初學記人事部引樂動聲儀文白虎
通又云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
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上言被
聖人化聖人謂文王下言聖人主其難聖人謂周公勞身苦體
非但聽訟棠下此其一端後代論周室開國元輔周召竝稱是
與聖人齊也周南不斥文王此詩明頌召伯是周南無美召南
有美也毛傳甘棠美召伯也孔疏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言
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
言美也案孔兼舉二南其說未晰言美召伯不美文王義與動
聲儀合古者至務也桓寬鹽鐵論授時篇文云爲妨農業與劉
應二說合昔者至謂也韓詩外傳一文宋人以爲就烝庶於隴
畝是墨子之道不知召公因述職而在朝非常常如是胡承珙
識外傳爲附會謬矣昔召至是也漢書王吉傳文云當民事時
舍於棠下正與魯齊說同外傳但言耕桑者倍力以勤故略其
文耳合觀三家是召公分陝後因述職入朝至其舊封召邑不
忍勞民以妨農務聽訟棠下卒後人思其德而作是詩論衡氣
壽篇云邵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爲太保傳稱邵公年百
八十與風俗通言壽百九十餘者略異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
年召公薨竹書雖不可信而其人康王朝尚存則論衡言之明

此詩之作在康王末矣藝文類聚五十引謝朓文云召公分陝
流甘棠之德以此詩爲分陝後事用魯義八十一引係楚賦云
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誦垂之罔極又張繼賦云伊宗周
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以此詩爲述職時事用魯韓義樂記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分陝在疆南國後武成以來二陝授
政列國分封無復文代三南之舊此仍爲召南之風者因詩歸
美召公義從附錄亦猶歌詠周公之詩牽連入於豳風也張繼
以爲巡召南而述職試思巡在召南何以謂之述職六代詞人
之說蓋無足深辨矣左襄十四年傳士鞅稱欒武昭二年傳季
孫鞅宣竝以甘棠召公爲比是此詩歸美召公古無異義

蔽芾甘棠

注韓芾作弗勿剪勿伐

注韓翦作剗魯亦作剗又作

翦召伯所茇

注魯召亦作邵魯說曰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

而授政欲其亟成也齊茇作度

疏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削去
伐擊也芇芇草舍也召伯聽

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
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說文蔽蔽小草也桂馥義證引此
詩毛傳云蔽蔽宜作蔽芾非也釋詁蔽微也廣雅釋詁蔽障也
隱也蔽蔽者草木初生微有所掩蔽重言之猶天夭灼灼之例
蔽芾卽蔽蔽也其本字當爲蔽芾借作蔽芾芾之爲言蔽也說
文芾道多草不可行周語韋注芾草穢塞路也是芾有蔽義碩

人篇翟蒺以朝傳蒺蒺也采芑篇簾蒺魚服箋蒺之言蒺也其義皆自多草不可行引申之采芑釋文蒺本又作蒺蒺亦蒺也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蒺前而已市以象之鞞篆文市玉藻一命緝鞞幽衡注鞞之言亦蒺也白虎通緇冕緇者蒺也古書蒺蒺緇緇鞞鞞字並通用韓蒺蒺者韓詩外傳引作蒺蒺甘棠家語廟制篇引同足證韓蒺蒺正字毛蒺蒺借字巾車注引詩翟蒺以朝作翟蒺明古書蒺蒺二字非特義訓相通字亦互段說文蒺蒺卽詩之蒺蒺它書無蒺蒺連文此詩必有作蒺蒺甘棠者不能考究爲何家異文矣汲古閣本漢書王吉傳師古注邵南之詩曰蒺蒺甘棠蒺蒺小樹貌案卽說文朮字古書從市从朮之字多相亂洪适隸釋涼州刺史魏元丕碑蒺蒺其緇蒺俗字金蓮琳瑯漢蕩陰令張遷碑蒺蒺甘棠蒺蒺古通○釋木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是謂杜兼二名棠杜之分在色之赤白也有杜之杜疏引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陳啟源云甘棠乃赤棠無疑陸璣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前後自相反必有誤也愚案陸以赤白棠同有子無可區別乃分子之赤白以子白而甘者爲甘棠致與雅訓相背然其所言亦據目驗郭注杜甘棠云今之杜梨都認行云其樹如梨葉似若木而大二月間華白色結實如小棗子霜後可食邵晉涵說同是結實之杜何嘗非白似未可未殺陸疏說文棠下云杜曰棠此曰杜

杜下云甘棠也徐鍇繫傳云木之性有牡牡牡者華而不實林中伐去其牡則牝者亦不實疑棠杜之分止當據牝杜爲定蓋有子者通是杜甘棠木實雖甘極多微酢杜或亦然陸專於子之赤白甘酢致辨未免拘泥土宜隨地輒殊木之性色容有改易牝杜之別古今大同許書不用雅訓爲得其實耳○勿者勉而止之之詞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宄速稱勿勿祭義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小雅勉勉從事漢書引作密勿勿之爲勉其義自趣民引申之故禁止之詞亦借勿義說文前齊斷也笱下云不行而進謂之笱翺下云羽生也一日采羽後世隸變以翺爲前後之前而笱廢又變翺爲齊斷之翺而翺之本義亦亡故釋言云翺齊也闕宮箋云翺斷也韓翺作翺者引見釋文集韻刻字注引同據此上引外傳勿翺勿伐之文亦當爲勿刻勿伐作翺者後人亂之秦詛楚文欲刻伐我社稷刻伐連文卽同韓詩魯亦作刻者蔡邕劉瓛南碑頌蔽蒂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刻我賴其楨蔡述魯詩是魯本亦作刻又作翺者漢書韋元成傳劉歆廟議云詩云蔽蒂甘棠勿翺勿伐邵伯所艾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據此魯異文作翺韋賢傳翺茅作堂頗注翺與翺同翺翺通用字說苑白虎通兩引詩勿翺勿伐知魯又作翺也伐義具汝墳○召者水經注渭水篇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地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魯召亦作邵者韋元成傳引作邵伯明邵亦魯異文王者至成也白虎通封公

侯篇文下引王制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及此詩首章爲證二伯是殷周之制王制以明殷制詩以明周制也職方鄭注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案召公稱伯者大宗伯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注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典命亦云上公九命爲伯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據此二伯是方伯爲一方之長與侯伯之分爲二所以稱爲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也此以公稱伯爲有所屈與周禮白虎通不合其說非也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者列國分封政教不一王者欲治化亟成故分二伯之職而授其政以王朝之三公爲之上承流於朝廷下宣化於列國故治功之成可幾也齊莒作廢者說文廢舍也詩曰召伯所廢釋文引舍上有草字玉篇亦云廢草舍也毛詩作芟說文芟下云草根也無舍義箋訓芟草舍是讀芟爲廢據說苑法言白虎通章元成傳韓詩外傳所引明魯韓用借字作芟與毛同許引作廢者齊詩文也棠下可舍自非小樹言蔽芾者謂今雖此樹旁生之小枝葉亦不可剪伐而芟遂以爲召公當日止舍小棠之下失之拘矣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疏傳憩息也。○集韻二十六產

勿敗說文敗毀也从攴貝擊扑其貝是敗義也與伐同意釋詁憩息也釋文憩本又作揭集韻憩本作憫或作憩說文憫息也明揭是憫之譌漢書揚雄傳度三巒兮偁棠黎顏注偁讀作憫又借偁爲憫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注魯韓拜作扒魯韓說曰扒

也

疏傳說舍也箋拜之言拔也。○魯韓拜作扒者廣韻十六怪

如山林賦洶湧澎湃韓愈孟郊征蜀聯句云獠江息澎湃即澎湃也此足爲扒拜通段之驗愚案扒拜以雙聲通轉扒擘也者廣雅釋詁文正釋此義知作扒者爲魯韓詩矣廣雅又云擘分也以手批而分之亦拔取之意擘拔聲轉而義通毛詩作拜箋拜之言拔也陳奐云本三家義愚案箋不用拜之本義而訓爲拔者見三家作扒是正字毛作拜是借字故讀拜爲拔也釋詁說舍也郭注詩曰召伯所說釋文說或本作稅文選曹植應詔詩注引毛詩亦作稅或以爲作稅是三家今文非也易林師之蠱精潔淵塞爲讒所言證訊結請繫於枳溫甘棠聽斷怡然蒙恩又復之巽閉塞復通與善相逢甘棠之人解我憂凶小過之坤謹慎重言不幸遭患周邵述職職職脫免牢關既濟之觀結衿流涕遭讒桎梏周召述職身受大福是召公聽訟棠

下賈政可稽借齊義
就淫無可取證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注魯說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泆之行又曰雖速我獄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齊說曰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

露反言出爭我訟又曰行露之訟貞女不行韓說曰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

禮之求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疏毛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

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召南至謂也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申者南陽被化之邦鄭者崇侯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後所作邑也禮不備而欲迎之者夫不親迎也女不肯往以不親迎爲輕禮違制也蓋旣許嫁則非至迎娶之時無以明其不往而夫家或其時實有不能親迎之故遂相持以至於爭訟女乃必死不往此詩之所爲作也古禮最重親迎列女傳貞順篇云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旣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成九年公羊穀梁二傳注疏言致女義同夫宋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若非迫於奉命伯姬必不往可知也旣廟見而猶不肯成昏至於宋人告魯遣使致命而後從夫其親親迎

之重如此若在士庶家而遇此事未必不致爭訟也貞順傳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傳先言禮不備不往後言修禮親迎明親迎是備禮之大端也孟姬初未許人而云禮不備不往者議昏之時先言必備禮而後往其守禮之嚴如此若既許嫁而不親迎則孟姬之不往又可決也此二事可與申女事參證以明之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可見周時原有不親迎者張爾岐謂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而但爲之節文是也風俗之同人情之可通雖聖王不能強使齊壹夫不親迎者事之權鄙人宋公是也女不肯往者義之正申女伯姬是也女守義男備禮相得益彰者古禮之大明齊侯孟姬是也或疑申女守節太高而過中據周禮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是禮不備女非不可往此誤解一物不具一禮不備之義申女嫁時其爲年荒與否書無明文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鄭注許嫁已受納徵之禮也列女傳及韓詩傳皆言申女許嫁時在納采問名納吉三禮之後此後則惟請期親迎所謂元纁束帛儷皮者當時業已備具豈猶煩斷於聘幣之多寡凡禮皆藉物以行親迎時冕服攝盛執雁御輪諸事禮也亦物也禮既不行物即不具是申女所謂禮物不備具者即指親迎言之明矣婚禮至我訟易林大壯之姤文行露至不行无妄之剝文所稱婚禮不明貞女不行與列女傳輕禮違制女

不肯往合傳曰至爾從韓詩外傳文所稱傳曰蓋內傳文竝以此詩爲申女守志夫禮不備雖訟不行而作左宣元年傳正義引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正用三家義

厭浥行露注魯韓厭作溱魯韓說曰溱浥濕也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疏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也

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浥者厭無溼義當爲溱借字說文溱幽溼也浥溼也溱浥溼也者廣雅釋詁文溱浥連文與下漸洳連文同是此詩魯韓義據此魯韓厭作溱釋文厭於立反溱去急反正與於立反同音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二作情情良人溱露厭厭夜飲釋文韓詩厭厭作情情足證魯韓二家厭與從音之字相通假借厭爲情知此詩亦借厭爲溱也溱浥二字聲轉義同故墨文爲訓徐錯說文繫傳今人多言浥溱也浥溱猶溱浥矣易林未濟之損厭浥晨夜道多溱露沾我襦袴注重難以步革之豫迷行晨夜道多溱露澌我袴襦重不可涉注疑是齊詩訓行爲道與毛同說文露潤澤也玉篇露天之津液下所獨萬物也藝文類聚九十八引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爲露從地生也二說不同案露

騰爲霜如雲升爲雨特陰陽氣異通義是也。○夙訓早義具采
禁言豈不欲早夜而往夫家謂道中多露不可往耳露多難往
但取喻不可行意因是夫家於義當往故云豈不夙夜左僖二
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而過鮮矣善敗
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注言豈不欲早
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
時而動之義又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
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注詩曰雖欲早夜而行
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
於豈不夙夜句順文釋之而義自明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注魯說曰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疏傳不思物變而

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塲也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女女彊暴之
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
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
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
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帶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
和六禮之來彊委之。○說文雀依人小鳥也穿通也屋居也雀
本無角鼠本無牙以其能爲害反言之言誰謂雀無抵觸之角
而不爲害乎苟雀無抵觸之角而不爲害何以能穿我屋誰謂

女無成家之道而非我夫子苟無成家之道而非我夫何以能
速我獄然雖速我獄而禮物有未具是室家之道尚不備足無
怪我之不往也言夫至足也劉向說見上文孟子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上指其夫故專言家下論夫
婦之道故兼言室家對強暴不得如此立言知三家義長說文
速疾也獄磔也从夙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速我獄者言疾致於
獄我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注韓女作爾疏有牙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

男○說文牙牡齒也段注牡當作壯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壯大
也壯齒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唇者
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
云無牙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
牙大之明證胡承珙云左隱五年傳疏頰上大齒謂之爲牙徐
錯說文繫傳比於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爲壯蓋徐所見說文
作壯齒故云比於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比於齒爲牡則不
成語矣愚案段胡說是說文墉城垣也引申之凡垣皆稱墉故
釋宮云墉謂之墉說文訟爭也韓女作爾者外傳作亦不爾從
陳喬樞云女爾古字通用桑柔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墨子尚賢

篇引竝作女是其證愚案據外傳上文二女字皆當爲爾室家不足亦不女從二章義互相備易林井之益穿室鑿牆不直生訟褰裳涉露雖勞无功穿室鑿牆卽詩穿屋穿墉之喻不直生訟以夫家生訟爲無禮聽訟者不直之褰裳涉露本首章詩意而反用之守禮者云謂行多露則無禮者是褰裳涉露矣雖勞无功乃此詩訟事究竟非聖王化洽賢臣秉公不能完女節而明禮教毛序以爲召伯聽訟蓋信而有徵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注齊說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韓說

曰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

退有度數也疏毛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有如此羔羊之人。羔羊至萬國易林離之復文謙之離同云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足證退食非居私家云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非任方伯之職者不足以當之蓋齊詩以此爲美召公作也晉之臨皮革作皮弁弁卽革之譌萬國作萬福漢書儒林傳谷永疏曰王法納乎聖聽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羔

羊永學魯詩疏舉羔羊大義以周召羔羊對言是羔羊美召公魯說亦如此詩人至數也者後漢王渙傳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李注引薛君章句云云是韓詩以此爲美召南大夫與魯齊不同其以詩素絲爲喻絮白屈柔則見與齊說但言君子朝服者亦異漢書薛宣傳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絮達于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楚詞九思士莫志兮羔羊王注言士貪鄙無有素絲之志皎潔之行也永云行絮逸云皎潔之行與薛云素喻絮白合是魯韓義同古文苑二載曹大家鍼履賦云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退食補過與永疏私門不開忠

合羔羊同意大家學齊詩是魯齊義同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注韓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韓說曰小

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絮白絲喻屈柔紵數名也魯說曰紵數

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注魯說曰退食自公私門不開齊韓委

蛇作透迤韓又作禕隋韓說曰透迤公正貌疏傳小曰羔大曰

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羊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羔羊
至名也者王渙傳注引薛君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小者曰
羔大者曰羊者說文羔羊子也故薛謂小者羔亦是羊故連言以
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
協句素喻潔白者說文素白緞縐也納素也急就篇顏注素謂
絹之精白者欬即素之縠細者漢班婕妤好詩新製齊欬素鮮潔
如霜雪故薛云喻潔白也薛以性言謂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
言美其行之潔清也絲喻屈柔者說文絲蠶所吐也皇皇者華
篇六變如絲傳如絲言謂忍也調忍即屈柔之義故薛云喻屈
柔也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剛而處事貴忍故屈柔亦為美德純
數名也者與毛傳純數也義同純數也者廣雅釋詁文是魯韓
說竝合孔疏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
為裘縫殺得制也素絲為飾唯組紉耳若為絳則所以縫裘非
飾也故干旄篇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組亦組
之類則素絲可為組紉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紵五絨是裘縫明
矣又明素絲為組紉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
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縫中之驗孔因毛傳言古者素絲以
英裘疏之如此陳氏與謂素絲為裘緣邊之飾如漢世偏諸非
也王引之云案三章文義不當如爾雅所訓純絨總皆數也五
絲為純四純為絨四絨為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
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紵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鄭
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縞倍縞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

倍紀爲纓倍纓爲襪幽風九罭釋文云纓字又作總然則絨者
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云纓八十縷也史
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注同晏子春秋雜篇云
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縷云布之八十縷爲纓正與倍紀
爲纓之數相合紘之數今失其傳釋文云紘本又作佗春秋時
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紘卽西京雜記之縷矣馬瑞辰
云佗字五父蓋取詩五佗爲善非必佗卽五數也佗卽古佗字
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莢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
墨子經篇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篇之死矢
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
不知其二也紘通佗蓋二絲之數愚案素絲施諸裘縫雅訓元
不誤紘絨總皆數名當如王說玉篇廣韻並云紘絲數陳氏與
訓數爲族謂卽密縷之意亦非也紘爲二絲當如馬說五紘得
十絲之數以西京雜記證之與倍縷爲升同義薛以紘絨總是
數名故探下文退食委蛇之義復總釋之曰言其德能稱有絮
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羔羊是大夫朝服大夫之德
又能稱此服詩人以賦爲比合章句與楚詞注觀之知喻義古
矣羔羊朝服齊說甚明毛傳大夫羔裘以居孔疏謂居於朝廷
非居於家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可
知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縷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
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案
朝廷不可言居孔曲釋之不以傳說爲然足與齊義證合退食

至不開谷禾說見上文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謂退
歸私家禾疏私門不開正釋自公之義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
於朝不遠家食故私門爲之不開也漢衡方碑云禕隋在公自
公卽在公也詩攷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婁機漢隸字源云
禕隋出韓詩足證魯韓釋退食自公義同後漢楊秉傳透迤退
食足抑苟進之風李注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宋宏傳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李注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
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竝用鄭箋非三家
義也齊韓委蛇作透迤者釋文委蛇韓詩作透迤云公正貌索
曹大家賦透迤補過是齊作透迤與韓同楊秉傳透迤二字正
用齊韓文韓又作禕隋者陳喬樞云據釋文韓作透迤禕隋非
韓詩經文乃內傳釋經透迤之訓愚案衡方碑禕隋洪适謂本
韓詩與王粲說合眾家皆有異文禕隋是韓異文釋文失引耳
釋訓委蛇蛇美也釋文作禕禕它它是禕委通用透迤疑或
作委隨故隸省隨作隋又變隋爲隋也云公正貌兩義意正相成
毛委蛇傳以爲行可從迹韓透迤訓作公正貌兩義意正相成
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卽毛序所
謂正直也愚案說文委下云委隨也透下云透迤衰去之貌迤
下云衰行也透字俗箋委曲自得之貌人臣敬爾在公但云容體
自得於義未備且透迤之訓疑於衰曲故韓以公正貌釋之沐
爲有神經情曹大家云透迤補過兼得賢臣退思之隱三家說
詩以意逆志較毛傳行可從迹尤深切著明左襄七年傳衛孫

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叔語之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之不悛而言順理乃可委蛇若不順理而委蛇必折矣亦爲此詩委蛇補義與三家說發相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注魯說曰絨羔羊之

縫也齊絨作黻韓說曰絨數也疏退食猶退食自公○說文革

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此言羔裘明非去毛孔疏謂對文言

之則異散文則皮革通是也絨羔羊之縫也者釋訓文郭注縫

佈羔皮之名詩釋文引孫炎云絨縫之界域孔疏縫合羔羊皮

爲裘縫卽皮之界域因名裘縫爲絨爾雅獨解絨者舉中言之

絨言縫則純總亦縫可知齊絨作黻者說文黻羔羊之縫从黑

或聲此三家異文魯韓與毛同則作黻者爲齊詩繫傳詩曰羔

羊之黻以黑爲縫也許引詩文雖異不云裘縫是黑小徐引詩

既奪文以黑爲縫亦文不成義以黑疑以黻字奪其半也蓋羔裘色黑以素絲爲縫裘之飾則其縫之處黑白益明故字從黑取義玉篇韎羔裘縫亦作絨黻是黻韎皆絨或體矣絨數也者玉篇系部引韓詩文據此知韓於純絨總并訓數倍升爲絨得二十絲之數五絨一百絲也絨爲數名如縷一枚爲紉緯十

縷爲粉十五升布爲總之比首章十絲次章一百絲三章四百絲數取遞增文因合均非謂一裘之縫止用四百絲不當泥視猶無衣篇之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千旄篇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分章協句非有定數也文選五臣注本潘安仁馬汧督誅牧人逶迤自公退食李善本作逶迤與齊韓文合迤又迤之本文李注引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是韓之誤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疏傳縫言縫殺之大

說文縫以鍼紵衣也秩縫也總聚束也又云統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統布謂之總此詩絲數亦稱總與漢律異古今之別耳絲縷既多聚而束之故又爲總也掌客釋文總本作稷莊子則陽篇是稷稷何爲者釋文字亦作總明總與稷稷字同據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稷漢書王莽傳注縷八十縷五總正得四百絲鄒長倩書倍紀爲稷知漢世絲數亦互稱總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

疏毛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宣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勤以義也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遠行謂使出邦畿○孔疏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鄴召伯受采之後說

與召南別爲風詩之義相發但孔尙未悟召南建國不與召伯采地相涉也三家無異義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韓殷作遺韓說曰遺隱也雷也

疏傳殷雷聲

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韓殷作遺者臧鏞堂云廣韻六脂遺雷也出韓詩遺隱也雷也者玉篇文卽此詩注廣雅釋天遺雷也正用韓說陳喬樞云集韻遺隱也殷隱古字通用遺訓隱雷隱或作韃亦作礮礮訓爲雷聲見通俗文及玉篇則遺亦當爲雷聲矣禮玉藻端行頤雷如矢注頤或爲遺釋文云遺音夷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案殷聲如衣遺音爲夷故殷遺古得通假愚案臧云詩建本殷作隱釋詁邢疏召南隱其雷與臧所見建本同釋文殷音隱字又作隱殷隱衣三字以音轉通段中庸衣讀如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卽用雙聲字釋義衣夷頤亦一聲之轉遺音同夷故與頤通亦與殷隱字通用也其者廣雅釋詁詞也說文雷下云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釋文雷亦作雷初學記一引詩作雷與釋文合南山召南山義同草蟲穀梁僖二十八年傳山南爲陽南齊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云雷者人君之象雷聲震驚以喻上之命令臣下遠行不違安處勉君子何斯違斯莫敢或震恐致福因取義焉在南山之陽賦而興也

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疏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振

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間暇時閱其勤勞大
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
歸也○釋詁斯此也上斯斯君子下斯斯地說文違離也廣雅
釋詁同毛傳訓去離去義近廣雅釋詁或有也或有古通書洪
範無有作好呂覽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注或有也是或爲有
也釋文違本或作徼釋詁違暇也說文無違徼惶三字當正作
皇言何斯人而離斯地乎以奉君命故莫敢有暇耳因又曰此
振奮有爲之君子庶幾畢王事而得歸哉重言之切望之也箋
云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本毛序爲說案詩指明
望君子之歸非勸勉語它詩如悠哉悠哉也懷哉懷哉懷也
句例正同皆順文爲說推之玼兮玼兮嗇兮嗇兮舍旃舍旃左
之左之右之右之有警有警式微式微采薇采薇日歸日歸之
類凡遇疊語都無反言歸哉歸哉與日歸日歸同義風人之旨
於征役勤勞不諱言歸全詩可按閱其勞而望其歸此正室家
至情不煩

補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疏

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說文測旁也息喘也莫敢
違息猶言不暇喘息也桑柔箋如仰疾風不能息也疏息謂

喘息與此意同毛傳訓息爲止乃引申義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遑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注韓遑作皇疏

傳或在其下處居也箋下謂山足○在南山之下者易頤卦山下有雷聲已出地不爲隱伏箋云下謂山足是也說文処止也得几而止處下云処或从虍聲韓遑作皇者眾經音義六引詩曰莫或皇處遑作皇陳喬縱云元應用韓詩者據韓詩推此上二章遑亦當爲皇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疏

毛序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蔡邕協和婚賦葛藟恐其失時標梅求其

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此魯義與毛序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指合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戒當作說張說蓋相傳古義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及時故既幸之而又唯恐失之也左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杜注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詩三家義集流 卷二 召南

七

雖係斷章亦見詩
唯恐失時之指

言二多言一之

魯韓標作芟齊作藁韓梅作楛

疏傳興也

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
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釋文標婢小反落
也魯韓作芟齊作藁者孫奭孟子音義芟有梅丁云韓詩也陳
喬樞云趙岐孟子章句引詩曰芟有梅芟零落也漢書食貨志
贊引孟子芟作芟注引鄭德云芟音藁有梅之藁芟零落也說
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段注以毛詩標字爲受
之假借孟子作芟者芟之字誤唐惟韓詩尚存故丁公著音義
云芟是韓詩實則趙所引據魯詩文蓋此詩魯韓同作芟與毛
異蔡邕賦作標梅亦後人順毛改字也鄭引作藁當據齊詩之
文愚案毛作標標訓擊非此詩義故許但於受字下句云讀若
標有梅以寓正字之意物落上下相付也段據韻會落下補也
字分二句讀桂馥云增韻云詩標有梅本作受受變爲乎轉寫
譌耳凡餓殍芟落字從乎者本皆作受非乎信之乎程斯田云
韓詩所謂芟者卽受字轉寫之異孟子言人飢腹中空而死如
華秀不實者之受落也參觀諸說標字塙當爲受魯韓之芟齊
之藁皆非正字韓梅作楛者釋文又云梅木名也韓詩作楛陳
壽祺云韓詩言楛不言受受丁音言受不言楛皆疏愚案說文某
酸果也梅柎也可食楛下云或从某梅是柎木非可食者桂馥

謂說文可食字後人誤加是也詩正作某梅樛皆借字其質七
兮者毛傳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梅實尚餘七
未落喻始衰也孔疏十分之中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與女年十
六七亦女年始衰宜及此善時以爲昏左傳杜注梅盛極則落
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亦求我庶士迨
與毛說同箋復以仲春昏期爲言非詩取喻之惜我庶士迨
其吉兮注韓說曰迨願也疏傳吉善也箋我當嫁者庶眾迨
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說文庶屋下眾也引申
爲眾義士事也能理事者謂之爲士乃男子之美號荀子非相
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士者未娶妻之稱與此庶士義
合釋言迨及也迨卽逮或字迨願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縱
云韓訓卽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
有家疑韓以此詩爲父母之詞愚案陳說是詩迨字多屬願望
意艷有苦集篇迨沐未泮鳴鴉篇迨天之未陰雨伐木篇迨我
暇矣皆是說文吉善也迨其吉兮者女之父母願望眾士及此
女善時也訓迨爲及疑於已及之詞故韓探詩意而爲之說鄭
箋我當嫁者孔疏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與必
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
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孔申箋義以爲詩人我
此女是詩人卽女之父母據韓迨願之訓亦必以此爲父母之
詞鄭訓迨爲及不用韓義然以詩人爲女父母固與韓合矣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疏傳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箋此夏鄉晚梅之

過也今者即時也史記漢書今以多爲卽與此詩義合

標有梅頃筐壑之

注韓頃作傾壑作概韓說曰概取也

疏傳壑

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韓頃作傾壑作概者玉篇手部概下引詩云頃筐概之頃傾字通卷耳頃筐齊毛本亦作傾箋頃筐取之於地說文壑仰涂也無取義概下云蔕也詩曰概之釜蔕亦不訓取概取也者廣雅釋詁文塙爲此詩韓訓既有盡義加手則爲盡取之意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疏傳不

時過而梅盡落故以頃筐盡取之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謂勤釋詁文郭注詩曰迨其謂之此魯說也故箋以易毛鄭於此內謂之何哉隰柔遐不謂矣並云謂勤也釋名謂猶謂也猶得救不自安謂謂然也謂謂憂危之意故云有勤望之憂勤之爲言望之深也穀梁僖二年傳不雨者勤雨也范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江有汜序勤而無怨孔疏勤者心企望之迨其謂之言願望甚勤女年二十明婚期以此爲限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注韓說曰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以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曰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又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齊說曰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疏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箋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懷其至不同韓詩外傳一文言貧仕卑官而引詩以明之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任事而敦其慮是夙夜在公也家貧親老不擇官不逢時而仕爲之使不入其謀是實命不同也上文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言曾子親在則祿仕爲重親沒雖卿相不往外傳多推演之詞而義必相比明此詩是卑官奉使故取與曾子仕莒事相侷唐

白居易六帖奉使類引此詩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正用韓義宋洪邁容齋隨筆云小星肅肅宵征抱衾與禩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箋釋此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禩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御雖云至下固非閭閻微賤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宋章俊卿程大昌亦謂此爲使臣勤勞之詩皆本韓爲說喻小人在朝也者文選五臣本魏文帝雜詩呂向注文唐惟韓詩存所引乃韓義外傳雖無小人在朝之文然云不入其謀則小人間阻可知以此推之嘒星喻小人在朝蓋韓內傳說如此旁多至無功易林大過之夬文旁多小星喻君側有小人故使臣雖勞無功與外傳所云爲之使而不入其謀合是齊韓義同也召南諸侯之臣勤勞任使義命自安固其人之賢能亦由漸被王化所致旁多小星指諸侯之朝言或以爲殷紂非也召南諸侯詩在文王受命後不得援汝墳王室爲詞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注韓嘒作嘒

疏傳嘒微貌小星夙無名者

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韓嘒作嘒者玉篇日部嘒下云眾星貌廣韻嘒下云小星詩亦作嘒俱不言出何詩以篇韻引詩例推之用韓義也云詩亦作

嘒者兼采毛詩說文嘒小聲也詩曰嘒彼小星詩語疑後人妄
加玉篇嘒下引詩鳴蜩嘒嘒云嘒嘒小聲也嘒訓小聲與許合
星本無聲嘒從日以光芒言韓義爲優彼猶論語彼哉彼哉之
彼外之之詞也三五在東傳以爲三心五嘒王引之云此卽下
章言惟參與昴也文選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識
曰堯觀河渚乃五老游渚流爲飛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
則復爲星據此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
其參之三星史記天官書明著之昴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
方若心嘒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嘒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
五舉其數也參與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愚案王說是據傳
箋所云詩蓋卽一日夜行所見之星以起興必不肅肅宵征夙
舉終歲更見之列宿知三心五嘒之說不可通矣肅肅宵征夙

夜在公寔命不同

注魯說曰宵夜也韓寔作實云有也

疏傳肅疾

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夙早也謂諸妾肅
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
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肅肅敬也解具免置宵夜也者
楚詞九歎王注文下引詩曰肅肅宵征說文征正行也夙夜早
夜解具采繁夙夜則嚮晨矣故易林云早夜晨行是齊說亦釋
夙夜爲早夜連文讀之在公從於公也詩言彼微小之星方光
明而在東我乃敬戒夜行不敢怠慢而早夜以從公者非君恩
之不我逮乃有命不同故耳曷敢怨乎寔作實云有也者釋文

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奕實賙實墊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實寔同聲煩弁箋云實猶是也釋詁寔是也是音義並同愚案說文寔止也與是義不合緣寔是同聲古書多借寔爲是因亦訓爲是說文實富也易大有上九注大有豐富之世也列子說符篇羨施氏之有注有猶富也是富有義通實訓富亦可訓有韓詩作實故就本義引申之訓爲有也

嚳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注三家裯

作嚳魯說曰嚳謂之帳韓說曰嚳單帳也疏傳參伐也昴留也衾被也裯單被也

猶若也箋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參昴者並西方宿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石氏云參十星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下有三星兌曰罰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罰亦作伐說文昴白虎宿星廣雅釋天參謂之實沈昴謂之旄頭秦策韋注抱持也說文衾大被裯下云衣袂祇裯祇下云祇裯短衣襜下云裯謂之襜襜襜無緣之短衣亦未宜與被同抱三家又爲禪被若訓爲祇裯則無緣之短衣亦未宜與被同抱三家裯作嚳者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是裯帳之訓三家說同嚳謂之帳者釋訓文郭注今江東亦謂帳爲嚳陳喬樞云爾雅嚳帳之訓正釋此詩嚳字那疏言嚳與裯音義同知三家作抱衾與嚳嚳單帳也

者慧琳音義六十三引韓詩外傳文顧震福云說文幃單帳也
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單帳曰幃廣雅釋器幃帳也後漢馬
融傳注同並與韓訓合愚案爾雅釋文幃本或作幃說文無幃
字蓋卽幃之俗體故鄭云今人名帳爲幃也早夜啟行僕夫以
被帳之屬從須抱持之極言寢息不遑之狀文選曹子建贈白
馬王彪詩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李注幃與幃古字同曹學
韓詩者言雖不與彪同行而殷勤之意可以詞達足證衾幃爲
遺役攜持之物非燕私進御之物若如傳說曹詩義不可通矣
鄭云古無名被爲幃而毛云然意以言帳則賤妾進御何至併
帳攜行故釋爲禪被欲以成其曲說釋言猶若也郭注詩曰寔
命不猷猷猶字訓同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注齊說曰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爰歸

伯仲陳喬樞本作仲氏非

也邈之巽爰誤受

不我肯願姪娣恨悔

疏

毛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

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
也箋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江水至恨悔易林明夷
之噬嗑文邈之巽同陳喬樞云比之漸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
求我長女薄賤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秦之震漸之困渙之

巽同雖作敵缺購下離離講詳易林之語南國本求婚長女而女家不與但以仲女往媵之故云仲氏爰歸迨媵不以其媵備數因而恨悔此江有汜之詩所爲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醜惡之人乃更大悔前事比之漸云云及明夷之觀所云長女不嫁後爲大悔皆指此事言毛序以此詩爲美媵是據其後言之蓋至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媵乃自悔其過此詩之作美媵之遇勞無怨又以嘉媵之能悔過自止也宜台齊說毛序參觀之其義始備愚案比之漸等所云求婚不與之事與此詩無涉彼但云求我長女並無不與長女而與次女之說陳強合爲一易伯仲爲仲氏以成其義謬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其本國之媵或以君之庶女或以同姓大夫之女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媵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見公羊莊十九年傳何注釋焦說伯仲爰歸是伯爲媵仲爲媵媵以君之庶女則仲是庶女也媵既從媵媵不令承事君子是不我肯顧媵非一人故有姪娣詩蓋仲所作兼言姪娣恨悔統詞也釋親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同出謂先生爲姪後生爲娣公羊傳以姪娣從是也恨悔義同廣雅釋詁恨恨也荀子成相篇注恨悔也說文恨怨也廣雅釋詁怨恨也是恨悔總謂怨媵作此詩怨而不怒故美而錄之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就目前情事言卽易林所云不我肯顧其後也悔其後也處料媵他日必悔過而與志勤望之心立言最爲婉至其嘯也歌廢自明作詩之意哀訓本自分明自詩序謂媵能悔過此詩遂無正解推究

序文語意三截美勝也三字當日相傳古義動而無怨媿能悔過也二句與美勝意不貫注乃毛所推衍誤以其後悔處爲己然之事非美勝二字所能賅從而爲之詞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媿不以其勝備數勝遇勞而無怨媿亦自悔也五句與上二句語意重複又後人暢發媿能悔過之指蓋衛敬仲輩所塗附也夫媿能悔過序豈容獨言美勝爲毛說者因謂媿之悔由勝之勞而無怨故爲推本之詞尊卑倒置莫此爲甚譬如君父放逐其臣子臣子萬無怨懟之理其後君父悔悟遂歸美臣子以爲君父悔悟由於臣子之不怨懟可乎且如毛說未章嘯歌義不可通知序之不出一人參以易林之文而詩之本義出矣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注魯韓沱作沱疏傳

也決復入爲沱媿能自悔也箋與者喻江水大沱水小然而並流似媿媿宜俱行之乎是子也是子謂媿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魯韓沱作沱者說文沱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已聲詩曰江有沱沱水也从水沱聲詩曰江有沱一引毛詩一引三家今文沱沱古今字非別有水地呂祖謙讀詩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沱據易林江水沱沱是齊詩作沱與毛同作沱者爲魯韓文矣漢書敘傳犂犂大於南沱顏注沱江水之別也水經夏水篇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屈原所云經夏首而西浮願龍門而不見也案鄭注所云

正此詩之江汜又江水篇東過魚復縣南注云江水又東右遷
汜溪口蓋江汜決入也地望懸隔非此汜矣鄭箋江水大汜水
小然而竝流以嫡媵宜俱行案易林江水沱汜思附君子是齊
義江喻君子汜以自喻患得附江以行與箋意不同之子謂嫡
歸謂嫁我媵自我說文呂用也不我以謂嫡不以自侍重言之
以實見在情事其後也悔逆料而勤望之風人忠厚之信也傳
嫡能自悔也
誤爲已然事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注韓說曰水一溢一

否爲渚又曰水一溢而爲渚疏傳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

心使已獨留不行止嫡媵過自止○水一溢一否爲渚者釋文
引韓詩文水一溢而爲渚者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韓詩章
句文陳喬樞云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注四方
皆有水中中央獨高可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釋名渚遮也體
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韓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卽
今俗所云水濱之洲東塢而西漲者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
枝分者溢而成渚耳愚案水中小洲曰渚洲旁之小水亦稱渚
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渚與淵對文是水深者爲淵淺者爲
渚楚辭湘君注渚水涯也足證渚非無水之地韓詩水一溢一
否謂水甫溢入繼無來源暫時停聚故謂之渚說文詩水暫也

且山水波也海與渚同義益卽溢也暫益且止卽一溢一否之謂詩說與韓義正合薛云一溢爲渚亦謂水流溢於旁地而渚聚者爲渚蓋渚之爲言滿也水決入它水而仍流入本水者曰汜水決卽入木水者曰沱決出而不復有所入者曰渚毛傳水枝成渚亦不以渚爲無水之洲以上下文沱汜例之此詩渚字不當用雅訓爲釋陳氏東坡西漲之解失之後漢淮陽憲王欽傳注與偃也說文処止也或作處廣雅釋詁處尻也居止義同詩與處二字又相足言今日不偕我居其後必悔而偕我居也較首章義進箋云

嫡悔過自止非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注齊說曰江沱出枝

江縣西東入江魯齊嘯作歡歌作訶韓說曰歌無章曲曰嘯疏

傳沱江之別者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嘯聲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江沱出枝江縣西東入江者班固漢書地理志文說文沱江別流也出嶧山東別爲沱案江沱更有數處水經注江水篇云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卽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此一沱也又云犍爲郡有鄰江入焉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此無沱名亦一沱也又云魚復縣有夷溪卽佷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

焉夷水篇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此又一沱也諸水之源竝在三峽以上又云江水之東逕上明城北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案酈引漢志班注在南郡枝江下準之韓敘所稱召南地望適合明班爲此詩設證矣漢書陸賈傳注過至也不我過謂不至我所魯齊嘯作歡歌作詞者說文嘯下云吹聲也籀文从欠作歡歌下云詠也或作詞又出歡字云吟也詩云其歡也調小徐本吟作吹云歡者吹氣出聲也是歡嘯二字聲義相同經典通用許引詩歡詞字與毛異蓋出三家韓作嘯歌則歡詞爲魯齊文矣歌無章曲曰嘯者慧琳音義十五引韓詩文願震福云封演聞見記云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成公綏嘯賦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成吟益嘯者蹙口激舌其聲清長有似歌曲而不成章愚案韓詩園有桃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此嘯無章曲而亦得稱歌者發聲清激近似高歌耳詠歎摠懷自明作詩之指易林所謂悵悵也與白華嘯歌傷懷同意凡言歡者感傷之詞中谷有蕓之條其歡矣亦一證也若謂嬾悔過而蹙口作歌於義難通陳氏奐以爲賸備數而與君子歡歌與感傷之詞不合且與上句文義下屬也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注韓說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

麕之刺與焉疏

毛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禮崩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無禮者

爲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平王至興焉劉向舊唐書禮儀志文劉唐末人所用韓詩義也魏源云此東周時所采西都畿內之風也周初陳邑與宗周通爲邦畿千里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破戎救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及惠王尙與虢公以酒泉是西畿地東遷百餘年尙爲周有虞芮西虢亦錯處西畿之內未爲秦晉所併故甘棠思召伯何穰美王姬皆陝以西畿內之風野有死麕亦猶此例其詩既不采於東都王城使不附於召南陝以西之風將何所屬愚案魏氏采風之說塙不可易參以下章平王之孫時代吻合此詩爲東遷後西都畿內之人所作無疑雖時當衰亂猶知見不善而惡之斯周初禮教之遠聖主賢臣之化人人爲至深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疏

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

白茅取潔清也箋亂世之民貪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說文野郊外也麕麕也籍文作麕釋文云亦作麕引陸疏云麕麕也青州人謂之麕說文茅菅也本草茅根陶隱居云此卽白茅

其根如菹芹甜美嘉祐圖經春生牙布地如鍼俗間謂茅鍼亦可噉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亦甚甘美釋文包作苞云裹也木瓜疏引亦作苞說文苞艸也南陽以爲麋履包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勺裹也據此勺本字包借字苞有女懷春注魯說曰春女感陽則思吉士誘之疏傳懷思誤待秋也誘道也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春女感陽則思者淮南繆稱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高注春女感陽則思秋士感陰則悲感陽則思與懷春義合高用此詩魯訓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當春興懷以婚姻不及時也吉士誘之者吉士猶言善士男子之美稱說文羞相誅呼也或作誘呂覽決勝篇注誘導也詩人覽物起興言雖野外之死庸欲取而歸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鄭重之意况昏姻大事豈可苟且乃有女懷春而爲吉士者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遂欲以非禮誘導此女是愛人不如愛物矣

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注三家純作屯疏傳

樸小中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如玉德如玉也箋樸楸之中及野有野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純讀如屯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樸木素也非此樸義楸下云樸楸木李燾本作樸楸小

木是也徐鍇繫傳云卽今小槩樹釋木樸槩心郭注榭槩別名
那疏引某氏曰樸槩斛槩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
樸槩一名心陳啟源云爾雅注皆言樸槩卽榭槩案榭槩與樸
相類華葉似樸亦有斗如椽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
高丈餘名大葉樸然則毛傳言其小者某氏注指其大者與愚
案陳說是高丈餘者爲樸亦名榭小而叢生者爲小槩亦名樸
槩槩樸一聲之轉本字當爲榭槩樸是借字故許書樸下無小
木義也樸木理多拳曲不中宮室大材而堅固耐溼江河間橋
柱用之亦可作小屋柱樸槩但供作薪釋木樸枹者郭注樸屬
叢生者爲枹考工記注樸屬附著堅固貌樸槩樸屬亦是音轉
字異狀其叢生附著故以爲名耳漢書息夫躬傳諸曹樸遂不
足數顏注樸遂凡短之貌關尹子八篇篇草木俄茁茁俄停停
注停停樸遂不長也與此樸槩字異義通三家純作屯者鄭箋
純讀如屯孔疏云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陳喬樞云史記蘇
秦傳錦繡千純索隱引國策高注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
屯束字多假作純左傳執孫蒯于純畱志作屯畱史記張儀傳
當屯畱之道亦卽純畱也史記漢書竝作屯左傳作純是古文
以純爲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愚案陳說是也純屯古字通
用故屯亦爲純純束者總聚而束之尋詩義謂併樸槩死鹿而
總束之也釋文屯聚也說文總聚束也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
周詩卽謂總取周詩與此純束義正同言林有樸槩僅供樵薪
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貴重之物然我取以歸亦須以白茅總聚

而束之防其隊失今有女如無瑕之玉顧不思自愛乎上章刺男此章刺女曰如玉惜之至也語意蘊含不盡傳云德如玉或說以爲色如玉皆非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注三家脫作媿感作撼無使虺也吠

疏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虺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疆暴之男相劫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飾○說文舒緩也而讀爲如古如而字通用舒如猶舒然三家脫作媿者陳奐云集韻十四秦媿媿舒遲貌一曰喜也此三家詩義玉篇媿好貌媿媿爲本字脫脫爲假借字愚案陳說是說文媿好也方言廣雅釋詁同舒遲則容儀安好故媿訓爲好重言之曰媿媿集韻引與詩合脫訓消肉體無舒遲義淮南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脫亦當爲媿故集韻媿下云一曰喜也三家感作撼者釋詁感動也陳喬樞云毛作感撼之消借釋文感如字又胡坎切動也胡坎切卽撼字之音愚案御覽九百四引國風曰無撼我帨兮此三家異文說文感下云感動人心撼下云搖也以手取物作撼爲正我女子說文帥佩巾也或從兒作帨內則女子生設帨於門右注帨事人之佩巾也又左佩紛帨注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土昏禮母施衿結帨是女事人所用之佩巾始生設之嫁時母爲結之事舅姑用之物雖

微而禮至重故以爲詞謂禮不可犯意不專重輓也說文龙犬
之多毛者詩曰無使龙也吠詩人代爲女拒男之言云士姑緩
來我輓本不可動且無使犬吠而驚他人既微以禮之難越又
喻以人之可畏詞婉意嚴可謂善於立言矣左昭元年傳子皮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
使無吠杜注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杜
云徐以禮來深得詩怡非
欲其緩來正拒其不來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疏陳奐本二章下增章字是

何彼襍矣注三家說曰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疏毛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

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禴翟○言齊至送之士昏禮

賈疏引鄭說云何彼襍矣篇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言齊侯嫁

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下云鄭箋膏肓言之明此爲

箴膏肓文也又云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爲

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
與毛詩異也案如三家說是齊侯之子爲齊侯所嫁之女平王
之孫周平王之外孫女也平王女王姬先嫁於齊鬻車反馬今
所生之女嫁西都畿內諸侯之國榮其所自出故以其母王姬

始嫁之車送之詩人見此車而貴之知其必有肅雝之德故深
美之也魏源云傳以平王爲文王王姬爲武王文王孫適齊
侯之子武王元妃邑姜若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
春秋傳譏取母黨之例觀黜且天子女適人曷不云甯王之
子而必遠繫之祖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不應此獨易稱平王不
見它經傳也或謂平王崩於魯隱三年春秋惟莊三年十一年
兩書王姬歸於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讐昏王姬爲齊繼
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惟莊十年適齊桓者卒諡共姬意其有
肅雝之德事在莊公十四年則王姬是平王之元孫不知韓奕
汾王之甥蹇父之子美韓姑一人也碩人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莊姜一人也鄧肅姬曰桐松賦無一稱
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至齊襄取王姬立已五年齊桓取
王姬立已三年尙稱齊侯之子亦乖君薨稱世子既葬稱子逾
年稱君之例唯箴膏肓得之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
知無王姬適齊而所生之女別適它國者齊女所嫁當是西畿
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於西都畿內既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
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
陝以西之地而錄其風爾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

注韓禮作莪

疏傳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

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何初見而驚訝之詞彼彼
華說文華厚貌詩曰何彼禮矣此據毛詩以衣厚擬華之盛多

也五經文字禮見詩風從禾者譌禮作莪者釋文引韓詩文云

莪音戎陳喬樞云毛傳禮猶戎戎也戎當卽莪省文戎又通作

耳旄上孤裘蒙戎左傳云狐裘蒙茸是其驗也說文茸艸茸茸

貌然則戎戎猶言茸茸耳愚案釋草肩戎葵釋文云戎本作戎

又戎叔列子立命篇作莪莪是戎戎同字傳云禮猶戎戎正釋

禮爲戎因借字義不可通以正字明之釋詁戎大也然則戎亦

人也唐棣之華盛大故以莪狀之胡承珙云傳唐棣移也爾雅

常棣傳常棣棣也與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移

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人據以爲唐棣常棣之分而所

言華廣形色又多溷淆王氏引之云常棣棣本或作常棣移秦

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此後人依郭本爾

雅義之謬也棣唐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

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

引三家詩作夫格之華則名移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

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移也何彼禮矣傳唐棣移也及

箋丙之移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

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爲長杜鵑雖難臆云

何論詩蓋因常唐聲近遂致相亂耳承珙案王說是也說文移

棠棣也棣白棣也棠棣卽常棣棠常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

引小雅常棣作棠棣顏注亦同文還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

棠棣匪他之誠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謝宣遠於安

城蒼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蓋許氏以移爲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名

名

美

棠棣卽小雅之常棣毛詩常棣據選注有作棠棣者殆卽許所
本與其又以棣爲白棣者意當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
之此卽召南及論語之唐棣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
棣止言棣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
維常之華而毛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
棣小雅之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於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
矣又云論語子罕篇疏引此詩陸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
輜作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之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
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幽風陸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
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
棣亦名與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雀李御覽果部十
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者皆合與郁字之通鬱與聲之轉總
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爲明晰惟於常棣之華疏云取彌彌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此
則微誤說文以棣爲白棣而訓移爲棠棣未嘗以常棣爲白棣
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
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白棣
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如郁
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以唐棣爲白移謂似
白移陸佃願遂以唐棣爲白楊而唐棣之別有郁李車下李
諸名又以常棣當之名實糾紛不可董理不知詩言唐棣常棣
言取李爲形容姑無論其子之大小陸於常棣雖不言其華然

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萼李蓋常棣不獨子如郁李其華當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棣名詩人並取其華之美卽常棣名移亦與移楊無涉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故云與白楊同類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有偏反之華韞韞之萼耶曷不肅離王姬之車疏傳肅敬離和有偏反之華韞韞之萼耶曷不肅離王姬之車疏傳肅敬離和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說文離離駮也離之訓和蓋自鳥聲和鳴引申之凡崑廉等字故訓皆有和義本義俱不爾別作雍離其訓並同此以唐棣之禮華興車服之盛美因決其婦德之肅離言之子于歸何有肅離者乎不見所乘者乃其母王姬初嫁之車乎因母可以知女也釋文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王爲尊易林艮之困王姬歸齊賴其所欲以安邦國荀悅申鑒時事篇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蓋當日王姬歸齊能順成婦道安定邦國宜詩人知其女之必賢惜書缺有間無可證明矣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大夫禮也泉水還車言適是諸侯夫人用嫁時乘來之車王姬之車是天子嫁女所畱之車知天子至大夫皆有畱車反馬之禮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疏

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

子箋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
正天下之王○華如桃李猶桃李之華唐棣桃李華俱極盛故
取以爲比華在上者倒文以合韻孔疏謂唐棣之華如桃李之
華是興之外又有興矣又云箋言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
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而顏色不得卽謂之華二義皆非
也孫者外孫馬瑞辰云言平王之外孫則於詩句不類故消言
之曰孫猶閭宮周公之孫不言曾孫而但言孫也魏源云爾雅
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外孫緦麻三月春秋僖五年杞伯姬
來朝其子何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漢書西域傳龜
茲國王上書自言得尙漢外孫女謂公主女細君也愚案喪服
傳孫適人者注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是女孫稱孫
則外孫女亦可稱孫矣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子兼男女言
之知外孫統男女也平王之孫與韓奕汾王之甥同一義例推
所自出以見其尊貴曲禮注言子者通男女齊侯之子義與碩

同人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疏

傳伊維緡綸也箋

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鈞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
子以善道相求○說文鈞鈎魚也緡釣魚繫也謂繫絲於竿以
釣也釋詁伊維也維伊皆語詞漢書禮樂志顏注伊是也言鈞
用何物維絲是緡耳與抑言緡之絲對文見義釋言緡綸也郭

注詩曰維絲伊緝緝繩也江東謂之綸案郭說嫌於緝繩不分
維絲伊緝當與采絳言綸之繩參看蓋絲是單絲綸拊兩股繩
則總數絲而合之維絲伊緝是絲以爲綸言綸之繩是綸以
爲繩也若如郭說則言綸之繩爲言繩之繩詩義不當如此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駙虞注魯說曰駙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
義廢弛強陵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
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

琴而歌魯韓說曰駙虞天子掌鳥獸官齊說曰五範四軌優得
饒有陳力就列駙虞悅喜又曰駙虞樂官備也疏毛序謂巢之

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
田以時仁如駙虞則王道成也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駙虞
至而歌蔡邕琴操文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李注引琴操云駙虞
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曹子建贈丁儀

王榮詩注引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隳時琴操蔡邕所撰
所引竝同聖王謂文王君子謂虞官云役不隳時不失嘉會者
謂殷苗是春田之候始於此時狩獵也云歎傷所說而不逢時
者追慕盛時不可得見于嗟乎駒虞者歎傷之詞也琴操五曲
唯鵲巢亡闕駒虞伐檀鹿鳴白駒竝存其三詩皆合古義則以
駒虞爲邵女所作亦古訓相傳如此召南列於國風故召南亦
稱召國三家說詩雖推演之詞或有不同而大義必無謬舛大
題非蔡能臆造也駒虞天子掌鳥獸官者鍾師疏引韓詩說許
君五經異義引今詩韓魯說同明魯韓同義天子謂文王孟子
滕文公趙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囿中有鳥獸皆其所掌易屯
卦虞注虞謂虞人掌鳥獸者與此說同新書云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因詩詠紀縱故專以獸言非此虞但司獸也五範至悅喜
易林坤之小畜文云五範者範法也與範我馳驅義同保氏教
國子以六藝四曰五馭司農注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衢逐禽左是五範也云四軌者說文軌車轍也保氏賈疏舞
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釋宮四達謂之
衢郭注交道四出則舞交衢是四軌也云優得饒有者說文優
饒也優饒皆多意壹發而五紀五矜是優得饒有也云陳力就
列者用論語季氏篇文云駒虞悅喜者謂駒虞之虞官得其人
可悅喜也駒虞樂官備也者禮射義文樂卽悅喜意與易林合
竝齊說魯語詢於入虞韋昭注引賈唐曰入虞周入士皆在虞
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夏叔季隨季駒蓋其時君子盈朝

官制大備卽司獸之官亦仁賈畢集也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
奏騶虞間若一乃奏騶虞以射鄭注騶虞困風召南之詩篇也
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豝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
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其云嘆思仁人與琴操合良由文王樂與
民同雉兔芻蕘聽其采取遊斯圃者觀王制之崇隆美良臣之
眾盛而又蒐田以時嘉會不失怨曠胥無世稱極樂及周道衰
微王迹湮息畿內之民思昔時所慕說傷聖澤之不逢故召女
作此詩以寄慨與閭陳古刺今同一指趣而文王當時仁賢
在職民康物阜王業大成於
斯畢見故以爲二南之殿云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注三家壹作一齊說曰彼茁

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魯說曰古有梁騶梁騶
者天子獵之田也又曰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
佐輿十乘以明貴也飫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

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

臣者亦若此而已得于作吁

疏

傳苗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豕虞人翼五豕以待公之發也騶虞

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豕者戰禽獸之命必繫之者仁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說文苗艸初生出地貌从艸出聲詩曰彼茁者葭是茁爲形聲兼會意字趙岐孟子章句云茁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生長亦出地意也釋草葭華榮光注詩云彼茁者葭郭注卽今蘆也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夏小正傳葦未秀爲蘆是葭蘆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蘆葭蒹葭此舉園中澤地所有三家壹作一者爾雅說文詩泥麻樞新書壹皆作一明三家今文與毛異彼茁至候也說郭十引詩泥麻樞文言葭茁者所以著春田之候獸肥中殺草短便射故詩云然與琴操不失嘉會合足證魯齊義同發發矢釋獸豕牝豕郭注詩曰一發五豕說文豕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豕廣雅釋獸獸二歲爲豕與說文一曰義合古有至田也文選魏都賦邁梁騶之所著張載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也陳都賦注解後漢班固傳注引同一作梁鄒文選東都賦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梁鄒卽梁騶也漢書人表鄒衍史記孟子傳作騶衍韓勅碑陰騶章仲鄒鄒作騶是騶鄒古通陳喬樞以漢志濟南郡梁鄒當之案

梁鄒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嶺去西都地望絕遠不得取以爲證梁駟亦單名駟故賈誼云駟者天子之圃也蓋文王受命後於西都畿內爲圃以供田獵大雅靈臺之篇孟子七十里之對昭然可證駟者文王命名靈圃民所稱美書傳不言文王二圃駟圃卽靈圃也禮者至而已賈誼新書禮篇文引此詩以明臣下承上之義賈時惟有魯詩所引魯訓也云駟是圃虞是司獸之官與張載引魯傳賈許引魯韓說合云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費也者田僕掌佐車之政賈疏引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是佐輿爲田車大戴禮天子倅車之政賈疏亦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戎僕掌王倅車之政賈疏亦云副車十二乘大行人上公之禮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佐車十乘天子異等爲尊視朝祀之貳車又少殺其數皆所以明費也云儀牲而食以優飽也者中庸釋文貳木作儀是貳儀字同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殺膳也牲者成用之名儀牲而食明奉上之禮不同所以優飽故詩有一發五豝之文也云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者書多士注翼猶驅也毛傳亦云翼五豝以待上之發以復中也者書多士注翼猶驅豕一矢不能貫五也獸雖多不忍盡殺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一發失之則待復中此虞人驅禽之義所以順上之志也箋云戰禽獸之命不若賈義爲長良臣將事雖古無加曰于嗟乎長歎而深美之五豝殺一仁也驅禽備射賢也射義注樂官備者謂駟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眾多也于嗟乎駟虞歎仁人也以五

犯喻眾賢鄭君推演之文非古義于嗟解具麟趾韓彼作吁此當同據新書魯作吁皮錫瑞云自毛傳孤行多信毛傳而疑三家且以周書山海經書大傳爲毛傳之塙證錫瑞謂諸書雖以騶虞爲獸然未嘗明言卽詩之騶虞大傳於陵氏取怪獸雖文王時事亦非釋詩緯書如元命苞演孔圖援神契河圖括地象並以騶虞爲獸而皆他經之緯非詩緯爾雅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申公轅固生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周書山海經書大傳而不引以解詩知諸書所謂騶虞非詩之騶虞也毛傳晚出見諸書言騶虞與詩騶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其蹤跡可尋毛己自發其覆傳云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虞人卽騶虞也下忽綴以騶虞義獸云云與上文不相承良由牽合古書欲矚新義上虞人字不及追改葛龔故奏貽笑後人此乃毛傳一大瑕許鄭諸公爲古文所壓不復攷其本末取毛傳所據者轉以證毛舍三家古義而從之其亦惑矣後人所以不信三家而信毛者一因騶虞二字與古書相合不知官名獸名不妨相同如太皞氏以龍紀官不必龍官卽是龍少皞氏以鳥紀官不必鳳鳥氏以下至五鳩五雉九鳳卽是鳥周官有虎賁趨馬不必虎賁趨馬卽是獸也一因于嗟二字與麟趾相同不知于嗟屢見於詩如于嗟閟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皆詩人常言豈必兩兩相對以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亦是毛義三家無明文卽論毛義兩詩亦不相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是文王時無致麟

之事若騶虞據大傳云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
一未實致一是實致一喻言一本事又安得相對乎癸巳類彙
詩古微皆駁毛猶未知古書所云騶虞非詩之騶虞
未能絕袒毛者之口實更詳辨之以扶三家之義

彼茁者蓬壹發五豮于嗟乎騶虞

疏傳蓬草名也一歲曰豮箋

也籀文作葦蓬之爲言葦葦然枝葉繁盛故謂之蓬史記老子
傳正義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於沙之中御覽九百三引詩
日一發五豮壹作一以上文例之亦本三家詩釋
獸豮生三豮魯訓也箋意一歲不中殺故以易毛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詩二家義集疏卷二終